

中原公司
大減價 展期十天
總店 旭街
分店 華中路

天津中原商業儲蓄銀行總分行
啟者敝公司出品念枝裝華林香煙早已風行全球今酬顧客起見每大盒贈送裸體美人畫片一張特此聲明
華北總經理寶馨祥啟

天風報
號四十七百六第

律師何維湘
華北總經理寶馨祥啟

請用國產華通牌電燈泡
華北總經理寶馨祥啟

最新發明 毒海白濁
華北總經理寶馨祥啟

中酒樓
原特告

社評 降乎戰乎
不事之消息傳來，上海各界，無不感佩。...

抵制劣貨成績卓著
本市自抵貨以來，日人所經營之紗廠，及火柴廠，...

駐津日軍
昨又在河沿演習，駐津日軍，共百餘名，...

市黨部
昨在河沿演習，駐津日軍，共百餘名，...

電中執委會
昨在河沿演習，駐津日軍，共百餘名，...

社會局長
昨在河沿演習，駐津日軍，共百餘名，...

大斧一揮程咬金再世
昨在河沿演習，駐津日軍，共百餘名，...

焚燬毒品
昨在河沿演習，駐津日軍，共百餘名，...

鳴鳳看老鵬
昨在河沿演習，駐津日軍，共百餘名，...

上海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日領事館昨日被炸
日陸戰隊登岸與我軍衝突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赴哈日軍
絡繹不絕

特獎	一個	七四七六	獨得洋一萬元
頭獎	一個	二二四九	二二四九
二獎	二個	一三〇九	一三〇九
三獎	四個	一五五二	一五五二
四獎	八個	一四八〇	一四八〇
五獎	十六個	一四九七	一四九七
尾獎(八字)共計	五九	九個	各得洋十五元

專 棧	營 業	大 連	北 平	總 分	公 積
務 衆	業 銀	濱 鄭	行 元	萬 金	金
衆 業	辦 行	目 蘇	上 天	元 貳	千
儲 貨	專 切	辦 哈	津 玉	百 四	萬
商	主	口	京	十	元

松齡秘製復甦丹

本舖店於十二月十五號照常營業並任法租界藍牌電單車賽和戲園左首立分店兩處交易一律克己務請賜顧諸君臨意惠臨竭誠歡迎在總店謹此奉告

分舖店電話二〇五二九

半價襪
 牲祇售
 一丈四尺男袍料
 售洋十二元二角
 七尺五寸馬褂料
 售洋六元五角
 純素加闊
 完全國產
 用做禮品
 高尙無比

五區引
香口放
廣
銀千五百
馬元國內分
支刀八十餘
遠與興日聯
不約可通

之雙紙者四尺三
元單條橫額之年
紙者每條四尺一
元爲始每達一尺
加洋一元冊扇二
元先調後書扇費
加一收件處天風
限路電話三三三

隱 刑

法界 天津 書局 獨家 經售

主治

內外兩科
婦嬰各症
功效如神
保衛健康
返老還童

法界馬家口哈腦
藥亞太藥房公司

沙眼特新治療
不痛 斷根 速愈 診治
時間下午一時至五時
診療所英設在租界華里八十一號
電話三局二七

章綢莊
分號廣告
天津製綢生敝址通
所以致交通不便暫
爲利便主顧起見
租界永興飯店旁
牙說定於本月六
日售貨尙希 各界
是幸

三百損十宮事命久
思飲食四肢無力
午後發熱腰酸腿
膝忽多或少顏
面乾血癆症此藥
新久血經百病無

倡門
小說
與中人
集
何海鳴著

第十四回 非尋常遊藝會
(一五)

看來庸人福大、臉子生得醜的也月可好處、天下事倒不可盡以貌相呢、只是梅紋受了這番教訓、隨後更加警惕、就自甘於作一個平常不出色的窩囊、不敢再作那些非非之想了、但她這一守起本分來、天天很老實地蹲在班子裏等着生意、等有客人來挑、還這樣一副冬瓜式的尊容、恐怕等到了年三十晚、也未必有什希望、誰知事實上却又不然、市場上有吆喝什麼的、就有買什麼的、老大爺無形中總得賞一口飯給什人吃、故此梅紋也不愁永遠接不着客、橫豎好的配

社會
長篇
湖海平生
求幸
主撰

第一章 一個時代裏的小學生 (一三〇)

勞生一看這信、渾身出了大汗、胸口上在一陣陣不住的絞痛、他真是天降一禍、萬惡的逆子、與最不可救藥的罪人、鋪上了這麼一個大錯、雖萬死亦不足以償其辜、縱使將來能逃過父命、有一絲絲的進、不負嚴父這番訓誨、然而世界上再從何處尋他的亡母去謝罪去、看來是此生此世、永遠對不住他亡母的了、愧悔痛恨、交集心頭、就跪地頓足哭了個死去活來、直恨不得要跳到大江裏去、相從亡母於地下、驚動了旁的人、齊來勸說、都勸他要節哀盡禮、照老父的嚴訓勉勵教養、為此他又過武昌去問那蕭姑丈泣訴一番、尋求設法成全他的學業、那蕭姑丈想了想、武昌城裏的學堂、以前湖書院為最高級、如今改了兩湖師範、分為仁義禮智信五齋、仁義二齋、上年已經招考過、現任已經開課、不久這禮字齋也須添設、免不了又要招考、你的國文程度、考這種大學堂還有希望、不如就等着考吧、不過要預備、考這種大學堂還有希望、多多用工、早早預備、夏間我要搬到新建築的校舍去、那裏地方清幽、宜於讀書、我又藏書很多、足可以供你的研究、你不如就搬過來住一些時、求些學問上的進益、

武俠
小說
山東綠林豪俠傳
老龍
著

第七回 金毛獅親下摩天嶺俠義助開門 (一三〇)

史彪忽覺身旁微動、一動用手一摸、刀踪跡不見、氣得面色更變、諸寨主亦備備不安、史金山兄弟二人、找遍前寨下、渺無音信、兩目耿耿、釘視在崖看刀、諸位寨主、以為盜刀的人、萬出不了太白樓的一羣酒客、溫家教亦懷疑不定、丁喜更因顧家寶、都覺着形跡可疑、諸位寨主自知居嫌疑地位、紛紛倡議個人解衣脫褂、自行檢查、表示無有盜刀行為、一倡百和、亂嚷了一陣、還虧史彪明白點、趕緊攔阻、在座諸位寨主、全是不信、又係知交朋友、斷無可疑、千萬不可誤會、況區區寶刀、如有朋友們愛惜、俺們還送鞘帶刀、雙手奉贈、這明明是受了敵人的暗算、大約不外胡玉亭的奸計、胡玉亭這人、前寨裏要緊、我、諸位英雄、莫要奇怪、可不是俺史彪看不起咱們什座的賓朋、就是這種取寶刀於羣英大會之下、武技很可驚人、今日在座的諸位、斷無此神技、要是趕快秘密派人調查胡玉亭船行內、請的是那山那路的英雄、倘有高人、我們還得多加小心、此言一出、大衆道、總是老英雄識多見廣、會過高人、經過大陣仗、真令晚輩們佩服之至、溫家教道、三哥無容懷疑、大會以後、小弟好歹尋一口寶刀、用供三哥臨陣之用、史彪道、小事一端、何足掛齒、酒菜已冷、請大家落坐吃酒、

社會 長篇 新舊友潮 (三) 陳懷言

第二回 漢月庭中自傳孤影 夕陽塔下初試口脂香

益君伸腰下去，又復縮住，不行，不行，我不敢下去，王政放下手，湊近一步，道：「你兩手搭在我肩，我扶你下來，益君果然把身一蹲，兩手勾住王政的脖子，王政雙手向他細腰一攪，抱了下來，兩人臉對臉，胸貼胸，王政只覺益君胸軟軟兩個小阜，觸在身上，立時身上發生一種異感，雖把益君抱下來，那兩手好似給磁力吸住一般，圍在益君腰間，竟放不下了。益君也紅着兩頰，小口微張，軟綿綿貼在王政身上，微微喘着，嬌弱得似一點風力沒有，王政渾身給電力激盪，不克自制，湊在益君秀頰，竟舉銀簪上探險的情侶，親了一個長吻，益君把王政一推，道：「咱們快走，王政似馴羊一般，扶持益君，一步一步走着，又繞一彎，立時眼前豁然開朗，已出洞口了，益君放了王政的手，扶着頭微微笑道：「我今天也許是物極而反了，現在心頭還是跳動呢，王政向他微微看了一眼，益君急把臉一轉，躲過他的眼光，臉上不由漸漸紅了起來，王政道：「我們再溜溜，溜到堂會吧，益君道：「不去了，我要回去，王政道：「時間還早呢，何妨再坐一會，今晚月亮一定很好，我們在溜溜，吃點東西好不好，益君道：「不，我要回去，說着，站起來往外走，王政經過地洞裏一番表示，此膽子益君大了，湊在益君身傍，一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二人並肩走了出來，

清代武俠 軼聞 山莊舊事

紅鬃子十三響鞭橫關東 紅鬃子中之女盜黑虎俠 (十七)

胡不歸，向細語於空谷中，豈待紅鬃子來歡迎耶，雲間答之曰：歸矣歸矣，乃趨至山根地，乘驢向西行，回途至遠，無何至華義山，無何抵順兒山，迨抵清陽關，順兒山，已萬家關上燈時矣，是夜二人抵足談，雲間述潘帶子路救被劫難婦事，昔就則黑鬃子家五娘子之歷史也，初，有吳人朱景淵其人者，太湖東林莊之山民也，幼習拳棒，壯遇少林

天風小說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三〇號)

社會 長篇 洛河血腥錄 (七) 逸書

七姑一把拉住道：「不行，不行，你既來了，那有便去的道理，今天可不許你去，連青道：「實在因晚上有事，不然，我來了，也不願回去，七姑道：「你不用講說，我知道的，你們軍營，到夜裏都沒有事，那位白排長早告訴我了，我今天不許你去，連青見七姑一力要留，心裏剛才那姓白的，說他貪便宜，吃了苦藥，我明知他如此，豈好自討苦吃，如此一想，再也不敢留住，向七姑一笑道：「我改天再來，七姑見他要走，料想一定爲了剛才那個姓白的來了，他不高興，遂堵住門口，不許他出去，連青道：「我今天實有事，你放我，吧，我明天一定來，七姑道：「不行，不行，你不高興生氣了，我不能許你去，連青道：「我爲什麼生氣呢，我今天早一點，早爲的是早一刻回去，並且今晚營裏實在有事，決須回去，連青正在說着，老太太已由外面了進來，見連青要走，也帶着留住，不許他出去，連青被他母女二人困在屋裏，一時走不動，坐在炕上哭道：「你二人一定要留着我，我還沒吃飯呢，你打算拿什麼東西請我，老太太道：「只要你肯在這裏，我們有東西請你吃，說着，向七姑道：「你去弄來吧，連青忙阻住道：「不用，我不過說說，並不餓，你不用強，七姑道：「還是你去，我一去，他不一定又跑走了，老太太聽說，果然到後園去，

僧授以達摩老祖易筋經內功，并傳以少林燕青門之絕技，景樹藝大進，身輕如燕，拳似飛針，挾技游居鄉里，亦頗行爲無賴，爲里中冠，惡少又從標榜之，土豪惡霸之，冠諸衆景樹之，適逢省長憲陸春江訪學，遂被捕入獄，里中屢受朱凌辱之指，夜章詆其惡，陸與台判以軍罪，發配於吉林之鄭古塔，鐵鎖嚙之，深宵就寢，蓋防惡黨劫之於半途也，渡江而北，入山東大壩，過濟南，淄川縣之洪山，被山東大盜鑽天紅鬃子所劫，朱遂入紅鬃子之幕，